

M894

八角姻缘

莫义明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八角姻缘

莫义明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七一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扶绥县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28 8.57印张 插页 6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 1—2050册

书号：10138.74 定价：1.37元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八角姻缘·····	(1)
香草妹·····	(19)
瑶山通·····	(35)
瑶山新姑爷·····	(51)
酒·····	(61)
溪 边·····	(65)
新官上任·····	(67)
前任书记·····	(76)
瑶山一枝花·····	(98)
逃 犯·····	(117)
断 案·····	(129)
赶山记·····	(152)
寨 规·····	(160)
八角姻缘 (电影文学剧本) ·····	(167)

八角姻缘

“穷队长”是苦寒山寨生产队队长陶扶强的外号，因为队里的生产、生活长时间上不去，人们就用这个外号代替了他的真名。

苦寒山过去并不苦，合作化时交的公粮、农副产品以及社员银行存款，都突破万字号。因此，公社化后年轻的陶扶强当生产队长时就得出一条经验：凡是上头来的精神，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。于是，阶级斗争、学大寨、批修批资他从不含糊；五荒六月社员捧粥碗数瓦梁，他还说：“宁愿肚皮贴脊背，也不犯路线错误！”

隔岭不同天。离苦寒山只有三十多里的拉珈寨，却有点“离经叛道”。这个寨合作化时的生产、生活水平远不及苦寒山。但寨里的领导比较“鬼”，一摔跤就知道痛。高举三面红旗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有阴影，对上级的指示便悄悄地改弦易辙，至少是上面打锣他们打簸箕，总有点不对调。特别是金福廷当队长后，“小动作”更多。比如六四、六五年搞面上“四清”，他则来个开荒运动，两年时间就造了三百多亩八角林。为了这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他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典型，现场会批，公社学习班斗，搞了个不亦乐

乎。更使他痛心的是，年轻时与他认“同旁”（结拜兄弟）的陶扶强，居然放了他几炮，还说什么“阶级斗争就是六亲不认”，批了以后就“断交”。

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。拉珈寨的八角林近几年收入可观，生产队跃进了富队的行列；而苦寒山却是手长衣袖短，统销粮、生产贷款、超支欠款都突破了万字号。寨里的女孩子都有一对翅膀，能飞就飞，甚至还带着他们父母，不能飞的埋怨自己生错了地方。穷队长估算了一下，从六六年到七六年，飞出去的有四十二个，害得寨里好多小伙子讨不得老婆。

钉子碰多了穷队长这才琢磨起来：拉珈寨和苦寒山自然条件一样，甚至山上的草木也一样，为什么一个由穷变富，一个则由模范变成老大难？后来他终于省悟了：生产队是生产单位，社员不能靠吃“政治饭”过日子。但生产怎样才能搞上去呢？他抓落了许多头发，却抓不出一个好主意。后来回乡知识青年亚培点了他一句：走拉珈寨的道路，发展多种经营。他一下子开了窍，心想：既种八角，又种当年见效的经济作物，做到长计划短安排；以短养长，长短结合。

这个建议，理所当然受到队干部和社员的欢迎。问题是，如何把拉珈寨的经验学来，把品种弄到手。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。春头，穷队长决定单独“出访”，与金福廷恢复“外交关系”。他想，我过去与他是“同旁”，他总不会翻板凳叫我坐的。

他一大早就上了路，中午时分，到了金福廷的家。金福廷还是那个老样子，脸板红里透黑，身体不胖不瘦。一见面穷队长就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：“同旁，向你学习来了！”

金福廷愣了一下，但昔日的成见很快就占据了他的心，“蚂蚁身上没有毛，我有什么可学的？公社七四年就发出通知，要学习你的批修批资精神！”

“那时放屁也是打雷！”穷队长接过金福廷的茶，“都怪我那时‘懵里懵懂，挑大粪桶，倒了一头，用手来捧’，害得我现在臭不可闻！而你是真功夫，去年报纸都讲了，日分值五块五，人均分配六百五，我们还不及你的零头。”

“那是资本主义，要铲草除根的！”金福廷学着当年穷队长批判他的腔调。

尽管金福廷话里有刺，穷队长还是笑脸相迎，“那时有眼不识宝，把摇钱树当断肠草。我这次来，一则向你道歉，过去不该把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来批；二则向你求援，要点八角、香草、薏米种子回去种。如果成功，明年大力推广。”

两人磨了大半天嘴皮，金福廷见穷队长态度诚恳，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，叫人给了他种子。但当穷队长向他请教栽培技术时，他却留了一手，含糊其词地说：“黄猄撵出来了，打不打得中是你的事。”

八月中旬穷队长第二次登门，金福廷一见，就知道黄牛下水不拉屎就拉尿，故意问他：“薏米进仓库了吧？”

“进个屁！连一颗芽都不发，我怀疑你给的是隔年种子。”穷队长满腹狐疑。

“那你就错怪我了。”金福廷肯定地说，“你一定没拿开水烫种子。”

“什么？种子还要开水烫？”穷队长睁大了眼睛。

“是呀，米粒小，谷壳厚，不烫裂谷壳芽就出不来。”金福廷说完又问：“香草呢？”

“全死了！”

“你种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山冲里。”

“有树林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怪不得！”金福廷又笑了，“香草这玩意，娇得很！必须种在阴凉、潮湿、只透过几丝阳光的老林里才能长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早说有什么用？你以为搞‘资本主义’同批资本主义一样容易吗？要吃桃子就得上桃树！就拿香草来说吧，就算苗没死，处理产品时，你是晒呢还是烤？晒就是不出香味。”他又问：“八角苗没死吧？”

“我们种在旱田里，长得挺好。”

“还会发生问题的，说不定明后天全部死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穷队长心急如火烧，金福廷却是冷水浸牛皮，你急我不急。他慢吞吞地说：“这个嘛，以后再说。”

“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？”穷队长几乎跳了起来。按他的观点，拉珈寨这几年分值稳步上升，主要靠八角，其它项目只不过是补个空，如果八角栽培技术抓不到手，整个计划都会落空。因而他还是耐住性子，蜜往话里抹，一再恳求金福廷。然而金福廷还是只字不吐，反而说：“你别想当蛙给螃蟹挖洞了！”穷队长懂得，当蛙是占螃蟹洞为穴的，难道你金福廷就是当蛙？当然，你不讲，我可以问寨里其他人，但我就这么个脾气：你不讲，我偏要从你嘴里掏！

临走时，穷队长激了金福廷一句：“我上门求你你不讲，那只好等你送上门了！”

“哈嘴！你还想臭牛肉起价哪？”金福廷笑了起来，“你那个苦寒山刮惯了顶头风，我屙尿也不敢朝你那个方向，还讲送货上门！”

“你敢砍鸡头讲硬话？我要你后悔！”穷队长赌气走了。

二

过不久，金福廷果然后悔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干过坏事的大有人在，在那个年代，有的夫妻因观点不同还分居，何况知心朋友！说几句违心的话，本是随大流的，何必耿耿于怀！由于自己的报复，让陶扶强的计划推迟了一年，这难道不是更大的错误？……他越想越觉得不对路，几次想写信向穷队长道歉，总觉得词不达意，不如当面讲的好。

然而穷队长并不晓得这一切，仍然认为他是铁板一块，不烧一烧很难解决问题。他想起金福廷独生女金花，前年走村时到过苦寒山，与本寨亚培有“野鸡共窝”之意。后因金花怕过门后她爸过于孤单，亚培才逐步降温，风闻金花却因此“发高烧”。穷队长决定叫亚培去“放火烧山寻旧路”。亚培当然很乐意，队长派去谈恋爱，打赤脚他也愿干。但穷队长又想，青年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，万一“放狗赶山连狗失”怎么办？必须配个第二线兵力：动员寡妇果英去当保镖。临走时他一再交代，能抓“俘虏”就抓“俘虏”，抓不到“俘虏”就搞“情报”；如果两样都到手，功劳就写进苦寒山的翻身史。他俩走了以后，穷队长感到胜利在望：铁夹安在老路上①，不怕黄猿夹不着！

这时正是深秋时节，拉珈寨的社员忙于拣八角，山里寨里，到处都充溢着芳香。亚培与果英到寨时，刚好是正午，果英去找亲戚，亚培则直奔金花家。吃完午饭，金花给他爸装了个午饭包，亚培同她一起上山。

趁社员回家吃午饭，金福廷在八角林里东走走，西望望，估摸着八角的产量。突然，一对白寒鸡从他面前腾空飞起，起初吓了他一跳，过后又勾起他的心事：飞禽还成双成

①黄猿爱走老路。

对，而我却单寡孤独！

金福廷的老婆是七一年去世的。前几年生活不怎么好，女儿又小，他不敢想另起炉灶。这几年生活好了，总觉得少了什么，一打喷嚏，他总爱讲一声“哪家死了老公呵！”意即有寡妇想他。寡妇想不想他不知道，他将寡妇进行排队倒是真的。他忽儿嫌这个子女多，拖累大；忽儿嫌那个年纪老，一脸的苦瓜皮。总之，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。但他又老是念念不忘，刚才那对白寒鸡就是因为他打喷嚏才惊飞的。

“阿爸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金花，我在这儿哪！”

女儿的呼唤，打乱了他的思绪，他应了女儿一句，接着骂自己是“老骚公”；女儿都快二十一了，还没有招人上门，自己却在想寡妇！

不一会，女儿出现在他面前，“阿爸，来客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他的目光刚触到亚培，亚培叫了声“金大伯”，然后介绍自己的名字。

“还有一位也是苦寒山的，年纪稍为大点。”金花说。

“莫不是穷队长？”

“不是，女的。”

按金福廷的经验，年长的是来取经的，年轻的是来找对象的。因为队委收到一百二十多封信，差不多都是一个口径：恳求给他们介绍对象，以便来上门入赘。眼前的亚培，未必不是这种角色。不过，这小子长相不错，浓眉大眼，一身肌肉，豹子碰上了他，有三拳就够了。

金福廷吃完午饭，立即来到女儿和亚培的身边。他俩正在拣落地八角，亚培的两只手快如鸡啄米。

“金大伯，今年的分值有把握突破六块吧？”亚培问。

“今年的分值正挂在树上呢，现在哪里敢讲？”金福廷

手指眼前一茛又粗又直的老八角树，“比如这样的八角树，就有几十茛，寨里能爬上去的没有几个人。”

“我来试试。”亚培望了一眼树干，往手板啐了两口唾沫，纵身一跳，抱紧树干，两脚一蹲，不几下便抓到了树杈，再来个引身向上，选好位子，脱下衣服，捆好袖口，一边采八角，一边往里塞。动作敏捷、利索。

金福廷在树下说：“小心，跌下来可不得了！”

“跌不了，猴子还得拜我为师呢，不信你问金花。”亚培在树上显得十分得意。

金花骂了声“野人”，然后告诉她爸：去年，有一次亚培去打石羊，枪一响石羊就滚翻在地，亚培跑过去见它喘着大气，就骑在它身上，一只手抓角，一只手抓石头，想砸破它的脑袋。哪晓得石羊一纵身就飞跑，亚培骑羊难下，也只好由它背着跑。石羊跑困了，放慢了速度，亚培才跳得下来。

金福廷听了大为惊讶：“太冒险了！”

“那是迫不得已呀！”话未说完，亚培已经从树上跳落下来，丢下衣服，接过金花给的袋子，又上树去了。

拣完那茛八角，亚培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有几只拇指般大的地龙蜂在一茛小杨梅树干上爬来爬去。他开始进行“放蜂”游戏。他从衬衣的边角上扯下几根白布纱，拴在地龙蜂的身上，然后带到树尾去放。当它飞落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冲窝时，他向金福廷叫道：“金大伯，那个冲窝有地龙蜂。”

金福廷看了他手指的方向，“有是有，不过早已打上了茅标。”

“真可惜。”

“不可惜，那是我号的。”

亚培乐得象娃仔过年，说：“金大伯，寒露差不多到了，再不开窝就空了！”

金福廷一直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经亚培这么一提，马

上下了决心：“好，今晚我们来烧！”

“烧做什么？明天中午我来挖。”

“白天母蜂飞进飞出，你敢动它？大水牯挨螫都滚地，莫讲是人！”金福廷有点不相信。

“这不容易？”亚培胸有成竹，“你在洞口撒上两把六六粉，母蜂不管是进还是出，嗅到那股味就中毒跌落，然后你再动手，保证万无一失！”

“你呀，真是野气十足！”金福廷笑了，眼角上的每一道皱纹，都充满了喜悦，表明他喜欢这种“野气”。瑶人住在深山野岭里，没有这点野气就算不得好汉了。

落日衔山的时候，金福廷说：“今天我们的任务超额完成了，收个早工吧。”

金花把八角装满两个背篓和两个布袋，意思是三个人都分摊一点。可是亚培觉得不过瘾，他讨来了一条木杠和两条粗藤。

“你今天又走路，又劳动，再压这一担，可别累坏了。”金福廷话里很有点心疼的味道。

“前年进山挖木瓢，没午饭吃我还挑一百八十斤，这点算什么！”

“爸，给他吧，看他有多能！”

父女俩立即在每个背篓上压个布袋，用藤子串好、绷紧，端起来试了试，约百二三十斤。可是亚培挑起来却快如飞。

“重吧？”金花问。

“等于给我肩膀搔痒。”

金花噗哧地笑了起来。

走出林子的时候，无数双目光透过八角林的枝枝桠桠向他们投射过来。

“金花，你今天拣上‘大红’了！”从林子里飞出了一

串嬉笑。

“‘大红’留给你，我拣的是‘干枝’！”金花向林子里回了一句。

所谓“大红”、“干枝”，都是八角的不同等级。金福廷不知她们指的是八角还是别的什么。如果指的是亚培，那……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。

三

第二天，亚培又随金花父女俩拣了大半天八角。下午，他在八角林里转了一圈，然后按昨天讲的方法，取回了大半篓地龙蜂。

有好菜就想起了好酒。黄昏，金福廷开了他那坛藏酒。金花不禁笑了起来：“阿爸，你不是说留到五十生日才开的吗？”

“哪天有吃哪天就是生日。”金福廷笑哈哈地说，“现在开出来，让亚培领个情也好。亚培，你讲对不对？”

“对对，哪个给我好的吃，我总是不忘记他的恩情。”

“酒瓶遇酒筒，刚好是一对。”金花说。

“那才好呢。”她爸又笑了。

上桌的时候，亚培赞美酒好，金福廷赞美蜂香，两人你一杯我一筷，一来一往，象腊月的白糍粑很快就捏成一团。金福廷夹起一只蜂蛹，对亚培说：“你别小看这虫仔，大了可好斗哩。”

“对，一条山冲只能有一窝，多了就斗，直到把对方彻底消灭。”

“人也是好斗的。虽然不能说把对方彻底消灭，至少要让对方吃点苦头。比如我吧，你那个穷队长‘文革’中批了我，我今年报复了他，叫你们队吃了亏，实在对不起。你回

去帮我说说。”

“那也没什么，薏米种才两斤，香草苗不过是两把，多的是八角，现在苗还在嘛。其实，八角的秘密无非是一要选坡地，平地水一淹苗就死；二是向南不向北，向北很少结子。”

金福廷暗暗佩服亚培的眼力，在八角林里转了一圈，竟缴了他对付穷队长的“秘密武器”。但他又有点怀疑：“是不是金花讲给你听的？”

“你问她。”

金福廷把脸转向金花，金花笑了一声：“你以为人家是木头脑袋！”放了碗就出去了。

金福廷觉得亚培这孩子顶不错，就不知是否“肚子转弯歌就来”。他对亚培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个习惯，外地小伙子来，本地的妹仔就为他摆歌堂，你要准备好。”

“行呵，我还想当陶先生①哪！”亚培讲得很轻松。

“如果你的歌打动了哪个妹仔的心，找你上门就更好，免得在苦寒山打滚。”金福廷兴头一来，口如悬河，滔滔不绝，“相爱就得勇敢。解放前我们就这样：妹仔睡在楼上，小伙子爱上哪个就去爬哪个楼。如果谈得来，她爸妈又高兴，还请进屋去吃宵夜呢。”

这时，河那边传来了歌声。亚培扒完几口饭，说了声“去看看”，就出门去了。

金福廷也是个歌手，听见唱歌瘾就来。他正在收拾桌子，一个小伙子跑进来说：“金大伯，妹仔那边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位歌师，我们斗不过了，你快去！”

“好，我去！三月鸂鶒占岭头，哪能由她显威风！”他随小伙子来到河这边的一家吊楼，隐在一伙后生哥的后面。这时亚培正领头唱道：

“你长得多么好呢，香哩！”

①歌剧《刘三姐》里的人物。

走时蜜蜂背后追，
 坐时蝴蝶身边绕；
 你若戴上银板和耳环，
 我的三魂七魄呀，
 就随你去了呢，香哩！”

对河姑娘答道：

“莫要这样讲呢，香哩！”

我是沟边的浮萍，日夜随水漂流；

我是荒山上的小鸟，

长年找不到枝头呢，香哩！”

亚培又领头唱：

“香哩呢，香哩！”

你若是水沟边的浮萍，

我就将你捞起；

你若是荒山上的小鸟，

我就是你的树枝呢，香哩！”

金福廷不禁惊呼起来：“对得实！看对方怎么还。”谁知，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对河马上答道：

“你说的话多么好呢，香哩！”

它象甜酒那么甜，

它同藏酒那么香；

甜酒吃多还会呛人，

藏酒喝多还会头胀，

你的话呀越听越甜，

越想越香呢，香哩

亚培同一帮小伙子一时对不上来，对河姑娘又是“唔”又是笑。金福廷说：“这么办，我讲一句，你们唱一句，还是顺着她们的路子走。”小伙子们这才答道：

“你唱的歌多么美呢，香哩！”

它象蜂蜜那么甜，
 它象香草那么香；
 蜂蜜留久还会变酸，
 香草收久还更糠。
 你的歌呀甜得更久，
 香得更长呢，香哩！”

对河一时接不下去，小伙子们以胜利者自居，呱呱直叫。过了一会，有一位姑娘喊道：“另起个歌头吧！”

金福廷一听，是金花的声音，心里骂道：该死！哪有当父亲的同女儿唱情歌？幸好没有出头露面，要不，人家不笑落牙齿才怪呢。他急忙转身，悄悄下了楼梯，抄小巷回家困觉去了。

等他醒来，天已大亮。他想起一句俗话：“勤人三早得一工，懒人睡到日头红”，立即爬了起来，往客房瞟一眼：亚培的床是空的。那么早他去哪？进到堂屋，只见亚培正把毛巾、牙具用塑料袋装好，放进挎包。金福廷问：“怎么，你今天就走？”

亚培说：“队里种有一些新品种，这几天正在收，回去晚了不好总结推广。”

“说也是。”他立即走进厨房，对女儿命令道：“烧水、杀鸡！”

“那几只嫩鸡才下蛋呀。”金花说。

“下蛋鸡白斩才好吃！”他对女儿说，“顺便去叫你们歌师一起来吃早饭。”

“哪个是我们歌师？”金花故意问。

“还有哪个，昨夜对歌当你们后台的不就是果英？”

金花噗哧笑了，拔腿就走。

这餐早饭都是上好的菜，有鸡、有蜂、有酢。排骨酢在苦寒山是稀有的，亚培吃了不吐骨，果英则把骨头吐在碗

里，然后用指甲犁骨上的剩肉。金福廷不禁笑了起来：“好吃吗？”

“香极了！”亚培答道。

“等会叫金花给你们包点回去。”

“得吃就好了，还打包！”果英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有的是，别客气！”金花说。

送走亚培、果英以后，金花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定。金福廷也觉得好象失掉了什么。

鼓不打不响，话不讲不明。有一天金福廷特地找女儿来说：“妹子十七、十八是朵花，二七、二八抱南瓜，你今年都二十一了，没有个男朋友我不放心。过去那么多个都不合意，现在你看亚培怎么样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

“问我？又不是我要交朋友。”

“可是你要讨姑爷呀。”

“说也是。”金福廷讲出他的看法：“依我看，亚培这孩子有点野聪明。如果有点文化，算得上是个人才。”

“没有文化？比我还高呢。”金花急得插了嘴。

“高中？没听他讲过呀。”金福廷又惊又喜。

“人家又不是开狗肉摊，挂牌子做什么？”金花说。

“象这样的人，到我们寨里来大有用处，你看，招他上门如何？”

金花脸上飞起了一朵红云，“要能招得来，去年在农科所学习我就把他带回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嫌我不好？”金福廷有点生气。

“这倒不是，”金花说，“去年农业局招他去当农技员他都不去，决心在队里干出点名堂。他这次来动员我去，我怕你孤独没同意，走的那天早上又改了口，说可以两边走，我又犹豫不决，他一气就走了。”

金福廷的脸马上阴沉下来。从她妈去世，自己已经够孤独了，金花再出门，这日子怎么过？但他又想，亚培这孩子点火把也难寻，当父母的不能误了女儿的婚事。他决定去闯苦寒山。这个念头一出现，他又迟疑了：这岂不应了穷队长的话？万一他奚落我，脸往哪里放？他又嘲笑自己：反正穷队长需要了解的，亚培已经带回去了；自己错了也应该向人家道歉；再说，招女婿是件大事。经过这么一番考虑，他对女儿说：“我去动员他！”

“他不来呢？”

“你嫁过去？那地方比九龙胆还苦！”

“合不来的不是苦过来了吗？”

金福廷听得出，女儿的魂魄已随亚培飘走了。

四

从拉珈寨到苦寒山有三十多里路，五八年大办钢铁时走过，现在仍有些印象。因此，金福廷经过好几处岔路口都能认清去向。但是到了与苦寒山只有一山之隔的地方却有点难办了。眼前两条路，到底走哪条？想问人吧，满目青山，见鸟容易见人难。他凭一路来的经验，哪条光走哪条。走有一顿饭工夫，路边出现了鸟盆，他才发觉自己错进了原始森林。不过他并不慌，有鸟盆必然有鸟棚、有人。

当时已近霜降，风向由南转北，雪鸟开始从山头转到山脚，林子里到处都有鸟音。金福廷恨不得有杆鸟枪，过一过手瘾。打鸟不望鸟肉吃，只望鸟落那一时嘛！

等到看见鸟棚的时候，他嗅到一股火烟味，断定里边有火，就“唔”了两声。一位中年人走了出来。认真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穷队长！没等他开口，对方立即问他为什么走到这里来？他承认自己到苦寒山走错了路。穷队长哈哈大笑